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第一一二回 臧能苟合哀求當幕友 玉仙至死不嫁二夫郎

且說王紀先叫把李珍、阮成推出去斬首。王紀祖說：「且慢，這兩個是三千戶閻正芳的徒弟，據我看這兩個人也是無能之輩。如今三千戶住著可是有能耐之人，就是翻江鼠的水性，天下數著第一。那滾龍擋，準是此人損壞，少刻待小弟看看去方好。這兩個人，暫且免殺，拿他們作個押帳，倘若咱們金家弟兄未死，說明了兩下對換，比殺了他們不強麼？」王紀先說：「既然這樣，把他們赦回來。」王紀先本打算要問問他們，由京都來了多少人，可巧這時楊平滾到，王紀祖一聲吩咐，把兩個細作押在後面。楊平滾到了面前請罪，皆因他堅守不嚴，失於防範。王紀祖叫他坐下，細問那滾龍擋怎麼傷損的。楊平滾說：「滾龍擋上面所有的刀，俱剩了半截，輪了上的刀，也剩了半截，共壞了四塊卷網。」王紀先說：「那就不好了，你們晚上連白晝多加防範才好。」楊平滾說：「還有一件事情，巡船帶進兩個人來。如今帶在寨柵門外，聽候寨主爺令下。」王紀祖就問：「是兩個什麼人？」回答：「有一個是南邊口音，帶著個從人，那蠻子口口聲聲說是南陽府的知府，姓臧叫臧能，拿著洛陽縣姚家寨二位寨主爺的書信，求見寨主爺，望寨主爺吩咐。」二位寨主，俱是一怔，說：「我們與此人素不來往，不如打發他去罷。」王玉答言說：「二位哥哥不可，這個人我在團城子見過一次。此人懷包錦繡，腹藏經綸，我們這山上，正缺少這麼一個幕友。」王紀先一聽，吩咐一聲「請」，外面一主一僕，進了大廳。臧能就要下跪，王玉站起來，用手把他攙住，說：「不敢當。」臧能一看王玉說：「王賢弟，久違久違。王賢弟帶我見一見寨主爺們。」王玉帶著他，全見了一回禮。給他看了一個座位。王玉問他的來歷，臧能就把書信拿出來，遞將上去。王玉接過來，交給王紀先，王紀先並沒打開觀看，叫臧能說他的來歷。臧能說：「我皆因交結東方亮，賠上了我一個知府，我妻子懸樑而死。我拐了皇上家的印信，無處可奔，逃在姚家寨，晏賢弟也沒在那裡，他說他們地方窄狹，交給我一封書信，投奔到你們這裡，望寨主爺收留，我必當效犬馬之勞。」王紀先聽他說話謙恭，心中有些不忍，說：「我乃是佔山之人，你乃作官之人，你若在我們山中，禍福不定，倘有不測，那時你悔之晚矣。依我說，還是投奔你們作官的人去罷。」臧能說：「大王爺，你是襄陽王爺的招討大無帥，王爺也知曉我這個人。你現在不比先前，不久王爺的大兵一到，必有些個行文稿件、來往書信，你非用我們文人不可。大王爺你自己酌量。」王玉在旁說道：「大寨主暫且將他留下。他在我們山寨之中，大大的有用。」王紀先這才把他留下。楊平滾告辭，回他的汛地去了。王紀光吩咐擺酒。臧能這人，他是個讀書的，可惜用歪了，作了一任知府，如今居在山賊之下，並且山賊又是個渾人，並不懂得敬賢之道，他就低頭忍耐，心中想道：這一時你們看不起我，等著得便，出一個驚天動地的高招兒，你們全寨之人，才賓服於我呢。這叫既在矮簷下，怎敢不低頭？喝酒就坐了一個末席。飲著酒，他專能看眼色行事，酒過數巡，問王紀先說：「兄台身居帥位，又是八路總先鋒，王爺一到之時，合兵一處，就得逢山開路，遇水搭橋。若論升虎帳之時，令出山嶽動，言發鬼神驚，執掌生殺之大權。若淪兩下交鋒打仗，總要仰面知天文，低頭識地理，用兵講的是攻殺戰守，就是安營下寨，都要明地理，靠山近水，選平坦之地，不能受水火之災。然後講的是排兵佈陣，鬥引埋伏。不然有句常言道，『一將無謀，累死千軍；一帥無斷，白喪萬師。』所有的兵書戰策，不知寨王爺所讀的哪家戰策？」王紀先聽他這番言語，早有□分愛惜，說：「臧先生，實不相瞞，我是連一個字都不認識。不然，方才那封書信，我連瞧看也沒瞧看。」臧能說：「小弟不才，倒看過孫武□三篇，武侯兵書。」王紀先說：「不料先生有此天才，失敬失敬。」讓先生上座。臧能說：「不敢，用我為謀士倒可以，我不可不敢上座，常言帥不離正位。」遂叫他換了王玉那個座位。王紀先說：「現時我就有一件難心之事，在先生面前領教領教。」臧能說：「不是我學生說句大話，有什麼難心之事，只管對學生說來。」王紀先將要說，一翻眼，又對著王玉問說：「昨天晚上，我與你說的那件事情，行與不行？」王玉說：「話已然提明白了，我還沒見著回信哪。」大寨主說：「煩勞三弟，你去打聽打聽。」王玉只得站起身來，告辭出去。大寨主又對臧能把金仙私通王玉，自己要收玉仙作個壓寨夫人，怕她不從，請他給出個主意的話講了。臧能微微一笑說：「這有何難！」大寨主一聽這句話，如得珍寶一般，連忙領教。臧能說：「無論她怎麼不從，我學生會配一樣藏春酒，別管她是怎麼不從，只要把酒吃將下去，她是慾火上焚，見著男子，她是騰身自就。我這酒，當初孝敬過安樂侯爺。」大寨主一聽，歡喜非常，又問：「若配此酒，可得立刻就成？」臧能說：「至少也得三天，方能有酒力。」王紀先說：「就是三天，也不為遲。」

正在說話之間，王玉回來，大家讓坐，斟上酒。大寨主又問：「三弟，我那事怎麼樣了？」王玉一皺眉說：「不行，她姐姐苦苦相勸，她說她與紀小泉私通，立志至死不嫁二夫，若要說急了，她非死不可。」臧能在旁哈哈一笑，說：「無妨，我自有道理。」王玉說：「領教先生高明主意。」王紀先說：「方才已經把此事告訴了先生，難道說見見她還不行麼？要趁我心意，再行設法，要不趁我的心意，也就不用費事了。」王玉說：「怎麼個見法哪？」臧能說：「她手內不是有開封府的印麼？就說大寨主沒看見過，叫她給大寨主親身送過來，作為看印，恭而敬之，正顏厲色。等至三天，我將酒配成，作為請她吃酒。還有一件大事，寨主千萬派人去水寨留話，紀小泉倘若到來，叫他們水寨不用報將進來，結果他的性命，千萬別叫玉仙得信。」王玉連連稱贊先生高明，復又辭席去了。王紀先說：「我這裡還有一件為難事，先生給出個主意。」臧能說：「還有什麼事情？」王紀先就把李珍、阮成破滾龍擋的事情說了一遍。臧能說：「此人不可殺死，我寫一封書信，送到三千戶，與他們兩下交換，容他們先放我們的人，然後再放他們，隨著給他一暗器，也就把他們結果了。大寨主請想，此計何如？」王紀先說：「好可是好，只是小人意見，咱們就依了臧先生這個主意。」王玉出去工夫不大，復又回來，說：「印是她自己拿著，親來交給大哥一看。」寨主說：「好！」復又吃酒，直吃到掌燈時候，方將殘席撤去，大家又敘了一回閒言。臧先生催王玉請姑娘來一見。王玉來到東院一問金仙，金仙說：「我妹子方才連飯也沒吃，總說身體不爽，她說打算明天再見大哥罷。」王玉說：「不可，那邊還有多少人等著瞧看此印，大哥打發我請來了。」金仙無奈，復又出去，奔西上房，見玉仙在炕上躺著想事，有萬種的愁腸，乜斜著淚眼，如有所思。見姐姐進來，拭淚站起，讓金仙坐下。金仙說：「妹子，王寨主等著，要看那顆印信，你怎麼還不起來？」玉仙不肯起來。金仙苦苦相勸，這才起去，梳洗打扮，慢騰騰打扮，三鼓多天，方才拾掇好了。前邊又是臧能出的主意，叫王紀先派了四個丫頭，四個婆子，打著八盞嵌紗紅燈，一對一對，迎接玉仙來了。玉仙早就把裡邊衣服，用汗巾扎住了腰，暗中就將鏈子繫掖在腰中，倘若他們要霸佔自己，一翻臉就拉鏈子，拚著這條命，與他們較量較量。原來玉仙早就聽出姐姐那言語，此處大寨主沒安著好意，自己心中想著，已經配了紀小泉，他若有命，作個長久夫妻；他若無命，絕不改嫁別人。金仙在前，玉仙在後，對對紅燈，前邊引路。王玉先來送信，王紀先等一見金仙露面，後面就是玉仙，大眾迎出廳外。大寨主一見玉仙，恰若天仙一般，打扮得齊齊整整。輕搖玉體，慢款金蓮，怎見得，有贊為證：大廳前，又帶著燈兒下，但見她，俊美風流體相幽，金仙在前，玉仙在後。打扮的裊裊婷婷齊整整，恰如同，花朵兒一般，杖葉兒更柔。一步步，往前走，帶羞慚，低著頭，燈兒前，月兒下，猶把那海棠般神情漏，疑是神仙降九州。烏雲巧，鬢兒厚，鬚起個，雁子巢，伸的下，一隻手，積珠翠，光華有，黑漆漆鬢髮生光何用搽油！紅鶴髻，色若石榴，對領衫，花洋縐，上邊鑲，堆花繡，重疊疊，邊兒露，一書形，袖蓋袖，敢則這個外號名叫樓兒上的樓。繫香裙，腰兒柳，步兒挪，蓮足漏，丟秀秀，二寸九，底兒窄，尖兒瘦，行也風流坐也風流。吐鶯聲，嬌音嫩語朱唇抵，笑盈盈，與寨主爺台前來磕頭。

且說玉仙行至階台石下，要與寨主爺行禮，王紀先把她攔住，請至廳中落座，大眾看著，無不喝采。玉仙把印拿出來，交給金仙，金仙交給王玉，王玉往上一遞，臧能此時也把那印拿出來，放在桌上一比。大寨主剛一看印，外面一陣大亂。嘍兵進來報道：「寨柵門外草堆失火。」眾人一驚，俱都出來看火。要問此火是誰人所放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